

岁月凝香

家门前那棵枣树

李玲

如果问我童年有哪些东西让我回忆起来很快乐,家门前的那棵枣树是其中之一。不仅是我,当年与我一起长大的闺蜜聊起小时候的事,这棵枣树都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存在。

这棵枣树自我记事起就

有,长在我家三间瓦房的门口西侧。它不是那种高高直立的树,而是树干有凸起、向左侧弯的,树枝垂下来,刚好用弧度把我的门围成了拱门。

这棵枣树结出的果实特别脆甜。那个年代物资匮乏,啥东西都得凭票购买,家家都差

不多,能不饿肚子就很好了,别想着吃什么零食解馋了,所以孩子们都对这棵枣树很期待。

收获枣子是我们这个大院里最快乐的情景。

等到枣子红了的时候,我妈会说:“枣树虽然长在咱家门口,但地皮是公家的,所以这些枣,我们不能独享。”她会在一个周末家家都有人的时候,在院子里扯着嗓子喊:“都过来啊!”

大院十多家的孩子都跑过来,拿着茶缸、端着盆子、提着小筐,在树下等。然后,几个大婶撑开一张大床单,让邻居家的叔叔拿根带钩的长棍子勾住枣树枝使劲摇。红红的枣子像小冰雹一样落下来。

那时候,虽然物资匮乏,但大院里各家关系很和谐,有东西都会分享。

夏天晚上,我们在树下乘凉,有时贪凉睡在树下。没摘净的红枣,在夜深人静时“啪”一声落下来,刚好落在木板床上。我们眼睛不睁摸到,放进嘴里嚼,吐出枣核继续睡。

在一个月亮很圆很亮的晚上,我与邻家女孩小英在树下乘凉,抬头看见树上有零星的红枣,说:“咱俩上树摘枣吃

吧?”我俩就爬上树摘枣吃。后来,我俩各倚一枝干,望月亮圆圆的脸庞,看如水的月光从树枝缝隙里泻下。环境很静谧,我们心里很安静。我托腮望月,喃喃道:“往后10年、20年,我们会在哪里、会做什么呢?月亮还会记得两个小女孩爬上一棵枣树的情景吗?咱们还记得今晚这一轮美丽的月亮吗?”小英说:“别说梦话了,下去回屋睡觉,明天还得上学呢。”

我们一天天成长,转眼间都成年了,天南海北,各奔东西。下乡、求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,事业有建树,家庭很幸福,物资越来越丰富,家里好吃的东西成堆,我们对树上的红枣早没了当年的期盼,有时路过都懒得抬头看一眼。

母亲是小学老师,对枣树依旧情有独钟,说:“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,这棵枣树帮过咱呢。”她还对我讲:“你看这棵枣树,风风雨雨一辈子,背都驼了,越来越老了,还年年尽力结出那么多枣子,从不抱怨。”我看着她满头的银发,心想:这是说枣树,还是说她自己呢?

接着,城市改造拆迁。我家的三间房也拆了,门前这棵

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枣树也被锯掉了。但是枣树带给我的美好和甘甜一直都在。

2018年12月,93岁的母亲离开了我们。没有了母亲,没有了娘家老屋,童年记忆和情思没了寄托,这棵枣树也从记忆中渐渐淡去了。

有一段时间,我去公园跳广场舞。有一支舞曲叫《红枣树》,编舞舒展优美,歌曲婉转动听。有几句歌词扣我心弦,激起我关于家门口那棵枣树的深深情思:家乡那棵红枣树,伴着我曾住过的老屋,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,记着我曾走过的路……

我边歌边舞,几次跳着跳着,想起母亲,忽然鼻子一酸,泪水夺眶而出。

我相信,自己不一定是舞姿最美的那个,但一定是脑子里最有画面感、心灵最为之同频共振、肢体语言最富有感染力、歌唱得最饱含深情的那一个。

有时,我会在心里给这首歌改几句歌词:红枣树啊红枣树,沙河南岸是咱老家的住处。原来的南大街,现在的泰山路。童年的摆渡船,如今的大桥飞渡。希望如彩虹升腾,愿生活美好永驻。

我进屋,帮我脱掉湿外套,把我塞进暖烘烘的被窝,再塞进来一个热热的玻璃瓶。那一刻,屋外是白的雪,屋里是暖的爱。

我的小院从来不只是一块土地。它是母亲晨起浇花时的背影,是父亲搭架时的叮咛,是邻居共享瓜果时的笑脸,是我童年所有温暖场景的发生地。岁月悠悠,小院依旧——花开花落,叶绿叶黄,而那份藏于四季深处的亲情,从未随岁月流逝。如今,我每次归家,才跨进巷口,便见母亲已站在门前含笑等候。屋里飘来熟悉的饭菜香,是我走过千里万里,始终眷恋的家的味道。

红尘百味

野腊菜

杨晓曦

我很喜欢吃野腊菜,因为野腊菜的清香带着大自然的气息,还带着往昔岁月的光影,常常萦绕在心头。

野腊菜的植株并不高大,细长的叶片上布满锯齿,略显粗糙,多了几分朴实,少了些张扬。

每年的春天,野腊菜在田埂上、沟壑里肆意生长,在微风中泛起层层绿浪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我上中专时,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室友。她经常带着我们去校园南边的田间地头挖野腊菜。大家四散开来,分头寻找,每挖到一棵,都像发现了隐藏在绿色海洋中的宝藏,兴奋不已,小心翼翼地把它拔起,抖落根部附着的泥土,然后怀着满心欢喜把它们带回学校。

把野腊菜放在开水里焯一下,再用凉水冲一下,待它们稍稍冷却,撒上一把盐,淋上几滴香油,轻轻搅拌。瞬间,香味就弥漫开来。香油的醇香和野腊菜的独特香味融合。咬上一口,微微的辣、淡淡的苦在舌尖上跳跃,随后是清爽与咸香,每一口都是质朴的味道。室友常说:“野菜是个宝,餐桌离不了。”她还说:“三天不吃野腊菜,走路腿酸眼发花。”

第一句话,我一直笃信,因为我经常翻看的一本中药书上面有关于野腊菜的介绍:有清热解暑、祛风止痛、散瘀止血等功效,还能润肤明目。但第二句话,我却听出些许无奈和掩饰。

她从南阳乡下考出来,身上带着一股农村孩子的质朴与

坚韧劲儿。在那个物资并不丰富的年代,生活的艰辛让她过早地学会了节俭。那时,除了寒暑假太长不得不回家,“五一”“十一”假期,她都选择留在宿舍学习。每天吃饭,她总是和别人合打一份饭菜,各付一半钱,尽量节省开支。

野腊菜就像大自然的维生素。室友在它的滋养下,一个个面色红润、体力充沛。跑早操时,我们这几个小短腿女生仿佛有着用不完的劲儿,远远地跑在前边。若是许久没有吃到野腊菜,就仿佛身体里少了些什么,连走路都会觉得没劲儿,还真应了室友说的那句话——“三天不吃野腊菜,走路腿酸眼发花”。

在那些平淡而又美好的日子里,野腊菜用它的独特风味为我们的学生时代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,承载着我们的欢乐,成为我们深厚友谊的纽带。

如今,野腊菜依旧是那副熟悉的模样,不骄不躁,静静地守望着大地。然而,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就像一道无形的屏障,将很多传统的、来自土地的味道变得遥远而陌生。大家很难再像小时候那样,随意地走进田野采挖野菜,享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。而我,却始终对野腊菜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,会想尽办法抽出时间,去乡间的田间地头挖野腊菜。闻到熟悉的野腊菜的味道,我会想起那充满生机的校园,会想起和同学一起学习、劳动时欢笑的情景,会想起我们品尝野腊菜时的满足与幸福……

野腊菜的纹路里,镌刻着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……

小荷初露

外婆的收藏

张梓萱

外婆有收藏的习惯。那个带着铜锁的旧箱子里,藏着比妈妈年龄还大的宝贝:泛黄的粮票、绣着牡丹的手帕,还有我刚出生时穿过的小布鞋等。

每次打开这个箱子,我都会闻到淡淡的樟脑香。

去年冬天,外婆见我嫌围巾的颜色单调,就从旧箱子里拿出旧羊毛衫拆了,用钩针钩出星星和月亮的图案,补在紫灰色的围巾上。原本颜色单调的围巾,一下子变成了我颈上最美的风景。

外婆的“唠叨”也好像收藏在旧箱子里。我每天放学回家,她都会端出温热的汤,一边看着我喝一边说:“慢点儿喝,没人和你抢。喝汤也要仔细品尝粮食的味道,说不定能从中‘喝’出庄稼生长的劲头

呢!”外婆对庄稼的热爱,仿佛要从旧箱子里跳出来,钻进我的汤碗里。我有次考试失利哭鼻子。外婆没给我讲大道理,从旧箱子里翻出她年轻时用过的日记本,指着里面“种庄稼要慢慢收成”的句子念给我听。

外婆喜欢整理老照片。周末,阳光透过窗子照进屋子里的时候,她会从旧箱子里把相册翻出来摆放在沙发上,给我讲照片里的故事:这张是你妈妈小时候扎着羊角辫在村口的山楂树下照的;那张是你满月时,外公偷偷塞给你一块红布当护身符时照的……阳光照在外婆银白色的头发上,那些旧时光温暖着我的心房。

外婆那个旧箱子收藏的不只是一些旧物件,还是家人的回忆和幸福。

诗风词韵

秋雨

清影

一场秋雨就压灭暑的气焰

我在季节里行走。不只我,还有草木、昆虫、云
朵以及风
我们像来自一个家庭的亲人,不停地走散
又在某个时节重逢

比如那片林木,花朵走着走着消散了
果子走着走着聚拢了

一场雨,走在春天是暖的、夏天是热的、秋天是
凉的
冬天,它变成了雪

隔着车窗玻璃与雨对视,去年曾经相识
今年,我们已被彼此陌生

本版组稿:陈思盈

藏在四季里的家

黄泽佳

我有一个小院,静静地卧在故乡的怀抱里,不争不闹,不喧不器。它不在城市高楼林立之间,而在农村错落有致的房屋之中,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,朴素深情。这里春天有花影摇曳、夏天有瓜果满架、秋天落叶铺金、冬天白雪作被。每一眼望去,都是时光温柔停驻的痕迹。

春天来时,我会买回一些鲜花。母亲亲手将它们栽进院子里,没用多么精致的花盆,用的都是旧水桶、破大缸甚至废轮胎。但母亲似乎有一双充满魔力之手——不管什么花,到了她手里,总能开得灿烂持

久。村里和母亲要好的阿姨常会来我家赏花。几张木凳,几杯热茶,她们就能坐在花丛旁拉一上午家常。母亲总是把功劳推给我,说我花买得好、照料得细心,才有了这一院美景。可我知道,真正让花开不败的,是母亲日复一日的呵护。

夏季,小院换了妆容。母亲在墙根种上丝瓜、黄瓜。父亲则在一旁支架搭棚,细心得像给孩子系围巾。荆芥和小葱是一定要有的。河南人家的夏日,怎能少得了这两种美味?父亲还会用竹竿和遮阳网搭起一个小小的凉棚。于是,午后,我们就有了偷闲的天地。我常赤脚蹲在瓜架下,看

阳光透过藤蔓碎成星星点点,伸手一摘,就能摘到一根顶花带刺的黄瓜,往井水里一浸,“咔嚓”一口,让清甜沁到心里。母亲总会多栽几株,笑着说:“吃不完的,就让邻居都尝尝。”于是,这家送来两棵苦瓜,那家回赠一把豆角。小院的夏天,从来不只是一家人的夏天。

秋天,小院渐渐静了。黄叶如蝶,一片一片,落成地毯。我们将落叶收进灶房当柴火。母亲在灶前烧饭时,我就在一旁添把叶子——炊烟袅袅,带着草木香,是我最早认识的人间烟火气。秋雨来时,淅淅沥沥,不

像夏雨那般泼辣,倒像绣娘手中的丝线,细细地织出一院宁静。雨珠顺着屋檐“滴答滴答”落下,敲在青石上,溅起泥土的芬芳。我那时并未预料到,这寻常一幕,竟会在多年后的梦里反复出现。

冬深雪落,母亲总会轻手轻脚地进入我的房间,贴着我耳朵说:“快起来,下雪啦!”我们便披着棉袄冲进院子,接雪花、堆雪人,在雪地上踩出一串串歪歪扭扭的图画。还有那屋檐下的冰溜子,亮晶晶的。我掰下一根当宝剑,边走边舔,冰得舌尖发麻,却快乐得直跳。

母亲总站在门口笑着问:“冷不冷呀?”随后,她赶忙拉

我进屋,帮我脱掉湿外套,把我塞进暖烘烘的被窝,再塞进来一个热热的玻璃瓶。那一刻,屋外是白的雪,屋里是暖的爱。

我的小院从来不只是一块土地。它是母亲晨起浇花时的背影,是父亲搭架时的叮咛,是邻居共享瓜果时的笑脸,是我童年所有温暖场景的发生地。岁月悠悠,小院依旧——花开花落,叶绿叶黄,而那份藏于四季深处的亲情,从未随岁月流逝。如今,我每次归家,才跨进巷口,便见母亲已站在门前含笑等候。屋里飘来熟悉的饭菜香,是我走过千里万里,始终眷恋的家的味道。

流金岁月

拙笔朴意绘小城——追忆毛合民先生

仲信

整理旧物时,又看到毛合民先生几次展览的画册,禁不住一声叹息:他离世已有6年了。毛合民1943年7月7日出生于漯河,2019年9月1日驾鹤西行。他为这座城市留存了美好的记忆。我们应当记住他。

我与合民先生相识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。1997年底,中共漯河区委换届,我调任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。在第一次四大班子联席会上见到合民先生,他文质彬彬的形象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当时,合民先生是源汇区文化馆馆长,兼任区政协副主席,是无党派人士。我们工作中交往颇多。初到源汇区,我需要尽快熟悉宣传文化战线情况,经常和区文化馆的同志一起调研。区文化馆承担着市、区交办的一些重要活动。他经常找我协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。他是一个儒雅、谦逊、认真、随和的人。

那时,源汇区是漯河市唯一的建制区,坚持每年元宵节办灯会。区文化馆是重要的承办单位。灯会地点多在牛行街上。灯会期间,到各办事处落实布展任务,根据各单位的出灯数量规划布局,是区文化馆的具体职责。与沿街门店对接,向上百个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协调,合民先生都亲力亲为。那时候,他已经年过半百、头发花白。如今,走过泰山路中段,我还会想起他的一缕长发在料峭春寒中飘逸的样子。

合民先生一生钟情于艺术,创作了数百幅作品,以油画为主,兼画水彩、水粉画。他为人谦虚乐观,又坚守底线、办事认真。熟悉他的人都知,他从来不卖画,也没有赠画的习惯。我深知,他的每幅画都是心灵之

作。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珍惜这些作品。提起每一幅画的创作过程,他都记忆犹新、津津乐道,脸上露出赤子般的憨笑。

1999年秋,我在上海参加为期一个月的经济管理知识培训,趁国庆假期到周庄游览访古,看小桥流水,看沈家大院,看渔舟唱晚,觉得风情万种的江南水乡处处皆可入画。回到漯河,我向合民先生推荐说周庄值得一去,却不知那个国庆假期他也在周庄,在双桥边静坐写生三天兴致犹未尽。

恪守传统,不投机取巧,是合民先生从事艺术创作的一个准则。他的作品都是从写生入手,实地构思描摹,把山水间每一个激发灵感的片段、烟火人间每一个令人感动的细节,用拙朴之笔精心描绘出来。退休后,他还坚持每年进一次太行山,到八里沟,到石板岩,到郭亮村。一段崎岖小路,一溪潺潺流水,一座石头房子,甚至溪流中的一块石头,都成为他创作的原始冲动,构建了他对太行山细致入微的热爱。我鲜有看见他画那种气势磅礴、高峻雄奇的太行全貌。这也是合民先生的个性使然。在太行山,他与山民同吃同住,一起作息,早出晚归。发现一处引人入胜的美景,他就会坐下来,用半天甚至一天时间观察、欣赏、感受。浓厚、朴实、细微是他作品的显著特点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合民先生画过大量的漯河城乡风貌。沙澧河一直是创作灵感的源泉。《浣》长坡斜道、碧水东流,仿佛有浪喧人语,记录了沙澧河沿岸居民天然自在的生活方式;《晴》描绘的是东方红提灌站的机房,雪霁初晴,快意盈胸,展示了这座城市的勃勃生



帆影(油画)

毛合民 作

机。2013年5月中旬的一天,合民先生打来电话说,河南省美术家协会、漯河市美术家协会要在省美术馆给他办一个展览,邀我观展。5月23日,作品展开幕那天,省美术家协会的领导、省内的知名画家都去了。展览展出了他50多幅代表作。他的许多朋友、学生也从外地赶来观展。美术馆里人头攒动。大家共同见证他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,无不赞叹他写实、求真、唯美的艺术追求。

2018年6月底,我在外地出差时,合民先生又一次给我打电话,说他7月1日在漯河市文化

馆举办油画作品展。我从外地回来,相约7月11日去看展览。7月11日,合民先生专程从家里赶到市文化馆陪我。这次展出的大部分是他过去的作品,少部分是新创作的。他一边走一边向我介绍作品的创作背景,仍然是热情洋溢。我明显地感觉到他步履蹒跚、精神大不如从前了。他自己也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办展览,所以要告诉他的每一个朋友。这次观展后,我写下一首诗表达观感。诗曰:江南看流水,太行寻山径。痴心师自然,拙笔行且径。未曾换宝号,不见争高名。斑鬓映丹青,新意复生。